

# 三十年代前后苏联犹太民族区域自治运动述评

沈 平 平

在俄国辽阔的疆域内,居住着人数众多的犹太民族,他们中最早的一批在公元前几世纪就定居于此。但是,在漫漫岁月之中,以吃苦耐劳为本的这批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后代们,所换得的是无尽的苦难与灾祸,他们被驱赶、杀戮、奴役,从未以一个完整的民族被统治者所接纳。十月革命胜利后,他们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中看到了希望。到二十年代中期,这种希望由移殖运动而生成为民族区域自治运动。然而,这一建设“犹太自治州”的宏伟规划一出台就呈现出流产征兆,最后收获的不是“龙子”,而为“跳蚤”。为何这场犹太民族区域自治运动会导致这样的结局呢?本文对此进行一些探讨。

## 一、俄国犹太人历史概述

苏联犹太人是一个分散的民族,没有自己的共和国,他们中的大多数稳定地聚居在几个区域内。犹太人到东欧定居最早是在公元前几世纪的“第二庙宇”时期。发掘出来的有关公元一世纪的出土文物说明在黑海北岸一带的希腊殖民地城市里存在有组织的犹太人团体。犹太人从事的职业是手工艺(陶工、珠宝匠)和贩卖谷物、鱼及奴隶的商人。他们享有地方自治的某些权利,而未能享有全部的公民权。在刻赤半岛的潘蒂卡佩因地方发现的碑铭,记载着当地犹太教堂释放奴隶的仪式。<sup>①</sup>

公元七世纪,犹太人利用定居在黑海与里海之间的哈扎尔人的突厥族部落对异教的容忍而在黑海沿岸居住下来,诸如埃瑟尔与锡曼德尔等城镇。

公元十一世纪,基辅是正在兴起的斯拉夫国家的中心,又是从德国通往拜占庭的商业中心,这个城镇中有一些犹太人社会。而在德国和基辅之间路两旁的其它城市里,也有一些小的犹太人社会。到公元十四世纪,犹太人曾大批迁居波兰,后来又从波兰迁到立陶宛和现在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土地上。1654年,莫斯科公国的军队窜入波兰和立陶宛境内,他们杀死了许多犹太人,把其余的犹太人流放到内地,强迫一些犹太人改信基督教,并把一些人卖作奴隶。这是犹太人历史上类似西班牙的宗教法庭以及后来的纳粹大屠杀一样的大灾难,受难者的人数估计为10万至50万人;有700个犹太人社会被毁灭,成千上万犹太人沦为难民。

1772年,俄罗斯帝国初次降谕在俄国西部和西南部设立帕累,即犹太人居住区。1804年又把高加索包括在帕累以内。1835年的俄皇谕旨明确划定了帕累的范围:包括立陶宛、白俄罗斯的大部分、乌克兰和“新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南部沿黑海一带)。沙皇统治下的俄国

沈平平:同济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犹太学研究室,讲师

犹太人,始终处于动荡、灾祸之中。每逢新沙皇就位或新的大臣就任,犹太人总是抱着能获得解放的希望,但结果总是事与愿违。亚历山大一世就是这样,他起初使所有的学校向犹太人开放,并鼓励他们移居到帕累区以外的地方去务农,但后来却命令把他们从农村的广大地区撵走,并禁止他们租借土地和开设旅店。尼古拉一世的统治(1828—1855年)被描绘为“对犹太人的无情的三十年”,犹太族青年(从十二岁起)被强征入伍二十年,这就意味着这个人被迫改信基督教,在他的家庭和人民看来他是一个“活着的死人”了;曾给予犹太公社的自治权被收回,帕累区的范围缩小,15万犹太人被迫迁移。亚历山大二世起初是个自由主义的统治者,他允许那些聪明、能干而又富有的犹太人移居到帕累区以外的地方,允许他们上学,甚至在政府机关服务,强征入伍的做法不再继续实行,犹太人的文化随之繁荣起来。可是他到了统治的末期却重新采取了相反的行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维埃革命的头几年,继续给俄国犹太人带来了悲剧性的遭遇,俄罗斯军队(特别是哥萨克)所经之地,数万犹太人被驱赶、杀害和打伤,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俄国犹太人悲惨的命运才告一段落。

## 二、苏联犹太民族区域自治运动的兴起与流产

三十年代前后兴起的苏联犹太民族区域自治运动,是在当时的犹太人移殖运动中直接生成,而这场大规模的犹太人移殖运动又是由苏联犹太人的生计问题而引发。

在苏维埃十月革命之前,犹太人居住的都市化程度是很高的。他们占据了整个帕累居住区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50%的犹太人是手艺人、雇员和小工业的工人;约40%是零售商和代理商;5%是专业人员;2.5%是农民。<sup>②</sup>此外,还有为数极少的犹太人成了制糖、铁路、建筑、农产品出口公司、石油工业的富翁。尤其是在制糖业中,犹太人的企业占到全国的33%,犹太人百万富翁勃罗茨基就是制糖业的巨头。

十月革命后,限制犹太人居住的“围墙”和各种条令已不复存在,犹太人在政治、社会上获得了完全的解放。他们能在国内自由迁徙,犹太血统的人置身于政党的领导人之中。布尔什维克及年轻的苏维埃国家中有不少高级领导人是犹太人,如列昂·托洛斯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雅可夫·斯维尔德洛夫、第三国际的第一主席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等。但是,在苏维埃革命胜利之初,由于新生的革命政权面临政治、经济等一大堆复杂而紧迫的问题,无暇顾及这群苦难的人们。相反,现实给予苏联犹太人的只是残酷的战乱和原先生存手段的丧失。因此,大批的俄国犹太人转移到波兰、罗马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约有50万人死于战争非难,余下仍留住苏联的约300万人。留住苏联的犹太人在经济方面受到战乱的冲击尤为深重,除极少数知识分子到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谋生外,绝大部分犹太人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施行,由于取消了自由贸易而丧失生计。

早在二十年代,苏联政府和由共产党掌握的犹太人工作机构“犹太组”,已设法将犹太人安置到犹太人民族区,并为这个目的成立了专门的政府机构ROMZET。1924年,乌克兰共和国苏维埃政府首先颁布命令,准许犹太人在克里米亚和南俄罗斯的土地上居住,并无偿地划出一大片土地,到1930年止,总共有100多万英亩之多。为了鼓励犹太人移殖新区,政府还拨出为数不少的经费和垦荒的器具。苏维埃政府的移殖政策曾吸引了大批走投无路的

犹太人，众多的犹太人以步行或车行的方式，奔向他们生存的希望之地。很快，克里米亚一地已不能满足犹太移民的需要，于是，在乌克兰、柴波罗兹、其松亚提赛诸区域，以及北高加索和白俄罗斯等地再度划出150万英亩的土地，以供犹太人移殖之用。

苏维埃政府在犹太人移殖运动中雄心最大的尝试，是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一次俄犹殖民会大会上苏联主席加里宁代表政府宣布，划出西伯利亚阿穆河（黑龙江）上的比罗比詹方圆380万英亩的地区作为犹太人居住新区。<sup>③</sup>最初是由政府组织的一支千人左右的先遣队进入比罗比詹地区，以后又有数批开发者进入该区。但是，开发西伯利亚远没有开发南俄罗斯等地来的顺利。到1933年底，移居比罗比詹地区的犹太人仅有5000人左右。为了吸引更多的犹太人移殖该区，1934年5月7日，比罗比詹地区被正式宣布为“犹太自治州”，并先后办起犹太文日报和每周只出版三次的《比罗比詹之星》，设立了用依地语广播的电台。1934年后的一个时期中，犹太人移殖比罗比詹地区曾出现一个短暂的热潮，到1935年时，该州有犹太人达1.5万左右。犹太自治州由几个区组成，主要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比罗宝祥就是其中一个自治区，该区的中心区域有人口约3000左右，主要是手工业工人及家属。离中心区16俄里是比罗河畔的国营农场，整个土地面积约有2000余俄亩。使人惊奇的是农场有占地600余亩的大型玻璃暖房，除一部分种蔬菜外，其余都种水稻，一年能收获两季。农场耕种的机械化程度是很高的，笨重的活计一般都由机器操作。<sup>④</sup>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把犹太人安置到该地区的宏伟计划并未实现，直到五十年代，该州的犹太人总数始终在1.5万人上下。

苏联政府领导集团内对犹太民族所持观点历来是不一致的，对犹太民族算不算完整意义上的民族？是否要给这一民族区域自治权？对诸如此类问题，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和苏联政府内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但是，鼓励犹太人移殖农村（沙皇时代是不允许犹太人居住农村的）并进而提出建立“犹太自治州”的设计最终被作为一项决策而通过，这又有一系列的具体因素。首先，犹太人移殖运动和宣布比罗比詹为“犹太自治州”，能给苏联经济建设争取外来资金。例如，世界著名的犹太慈善团体、美国的联合分配委员会（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和法国的犹太人垦殖协会（Jewish Colonization Association），截止1928年，投资金额已达500万美元以上，并提供了种种的设计方案。<sup>⑤</sup>美国的犹太人委员会当时计划筹足2500万美元。这笔巨款主要由美国的犹太人募捐。美国犹太人对苏联境内的犹太人移殖运动热情之高是少有的，如当时美国的大慈善家罗逊·华尔特曾公开宣称，假如别人能独力捐款500万美金，他也将重新再捐助这个数字。当时，在苏联政府的政策鼓励和国际犹太团体资助下，犹太人每年以4000户、约2万人的规模移殖新区。其次，大量犹太人移殖农村，可以减轻整个社会的负担，并能给苏联农业耕作方式带来变革。犹太自治区和新移殖区由于受到发达国家犹太人组织在技术、机械装备和资金上的大力援助，一般都采用现代的耕作方式和科学的农场经营法，结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无形之中给苏联农作制度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推动了整个社会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工业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原料和粮食。第三，大量犹太难民被妥善安置，能够消除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加强民族间团结，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据1930年12月召开的俄犹殖民会第二次大会统计，全苏境内移殖的犹太农民已达135,000余人。<sup>⑥</sup>

但是，也就是在三十年代初，苏联犹太人移殖运动逐渐趋于停滞，甚至一些犹太农业区人数反而减少。由犹太人移殖运动而生成的犹太民族区域自治运动刚一出台就呈现为一种

“流产”趋势。开发西伯利亚,建立庞大的“犹太自治州”的宏伟计划并未能引起全苏犹太人的兴趣。尽管比罗比詹“犹太自治州”在苏联版图上一直存在,但这只是一块徒有其名之地。

### 三、苏联犹太民族区域自治运动“流产”原因

苏联犹太民族区域自治运动的“流产”,有很复杂的原因。

首先,由于苏联民族政策在这一时期中不能首尾一贯所致。在苏联历史上,1923年到1933年这十年被视为苏联民族区域自治时期,也是民族政策得到正确贯彻的时期。1923年4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一个重要的议题是党的民族政策。斯大林在这次会上着重批判了大俄罗斯主义,他说:“大国沙文主义在我们这里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它竭力排斥一切非俄罗斯的东西,竭力使一切管理机关都掌握在俄罗斯人手中……如果我们大家不武装起来反对这种新的——再说一遍——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不反对这种正在扩展蔓延,正在一点一滴地渗入我们工作人员的耳目,一步一步地腐蚀我们工作人员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我们就会把当时(反白卫将军们的国内战争时在被压迫民族中——作者加)所取得的信任丧失无遗。同志们,这种危险我们无论如何要把它铲除掉”。<sup>⑦</sup>在民族政策得到正确贯彻的十年中,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文化和国家建设空前繁荣,各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的民族复兴也得到正常发展。比如,中小学改用当地居民的本族语言教学,绝大多数剧院改用本地语言演出。截至到1931年,从四年制的初级学校到师范学院和中等技术学校的犹太人学校共有1100所,学生13万人,莫斯科的“西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还设有“犹太系”。

俄共(布)十二大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实际是通过两个相反方面贯彻的:一方面是在民族共和国和自治州内推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这一时期的主导方面;另一方面则反其道而行之,作为犹太人精神生活重要方面的宗教活动已被禁止。1918年1月23日布尔什维克发出布告,封闭了所有的宗教机构、教堂和教会法庭及学校。1927年到1928年又发起了第二次反宗教运动,一直延续到三十年代后期。<sup>⑧</sup>在苏联领导者看来,共产主义运动最终将使国家消亡,使各民族融为一体,因此每个民族都将逐步成为统一的苏维埃民族。在非俄罗斯族人民中间打击“民族主义倾向”。这种大俄罗斯主义进入三十年代后逐步蔓延,终于导致民族区域自治遭受公开打击,俄共(布)十二大民族问题的正确决议被公开修正。姗姗来迟的建设“犹太自治州”的宏伟计划,一出台就处于不利的政治环境之中,并终于导致了它的“流产”。

第二,犹太民族区域自治运动缺乏群众基础,是导致其“流产”的又一重要原因。由苏联犹太人移殖运动发展而来的犹太民族区域自治运动,主要是由少数上层领导人决策和发起,而在苏联政府最高决策层中对这一问题的意见是有分歧的。犹太血统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是犹太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主张者和推行者,加里宁是主要的代表,他在1934年曾表示,犹太人需要有他们自己的共和国。可惜,在西伯利亚建立“犹太自治州”的庞大计划,并未引起广大苏联犹太人的实际响应。这出于两方面原因:其一,对于犹太民族区域自治运动,广大的下层犹太群众主要是从生计着眼,可能他们根本不敢奢望在异国他乡建立自己的自治领地;而上层少数领导人主要是从民族自决出发。既然广大犹太群众通过移殖运动和进入新兴的工业城市已满足了生计问题,他们又何必再到西伯利亚而受动迁之苦呢?况且,在苏联

人心理上,西伯利亚是流放和服苦役的同名词。其二,历史上苏联犹太人吃够了当权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策之苦,他们更愿意旁观,而不愿轻易投入。

第三,苏联犹太民族内部构成的复杂化是导致“流产”的内在原因。“苏联犹太人”这一定义,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包含四种成份:(一)、“人口普查的犹太人”,指的是官方的人口普查中自称或登记为“犹太族”的人(普查中不要求有证明属于哪个“民族”的证件。)(二)、“按护照的犹太人”,指的是在苏联各城市居民必须持有的国内护照上登记为犹太人的人。在护照上登记为犹太人的,他们的双亲必须是犹太人。如果双亲中只有一人是犹太人,其子女在年满16岁时可自称为犹太人或双亲中另一方的民族成份。一经登记,以后就不能改动。(三)、“按血统的犹太人”,这一类包括凡是父母中或者祖父母中有一人是犹太人的,即使这个人登记为非犹太人也可被视为犹太人。(四)、“犹太移民”,这一类包括有犹太家庭关系,而与他的犹太家庭一道迁移的非犹太人。如迁移到以色列的犹太人中有许多俄罗斯人、乌克兰人。

苏联犹太人不仅在成份上有这种区别,而且实际上是由彼此差别较大的几个集团所组成。这些集团可分为阿什凯纳齐犹太人和东部犹太人两大类。少数犹太人属于西法狄克犹太人血统,这个集团来源于西班牙,是世界犹太人的第三大类。大多数阿什凯纳齐犹太人来自波兰境内,他们是从德国迁到波兰的,他们说依地语(以中世纪的德语为基础),并且有独特的宗教传统和历史传统。东部犹太人不懂依地语,他们是从亚洲国家和地中海来到苏联的,也有自己特点的宗教传统和社会传统。东部犹太人又可派生为几个分集团,如:格鲁吉亚犹太人,自称是公元前八世纪被巴比伦流放的10个以色列部落的后代,约5万人。又如,山区(塔特)犹太人,他们说是有突厥语成分的伊朗语,称为塔特语,是好几百年前从波斯的阿塞拜疆来到高加索的,人数约10万。再如,布哈拉犹太人,他们说的也是一种波斯方言,居住在从远东到地中海的著名的“丝绸之路”沿线。苏联犹太人内部的这种复杂构成,很难将其溶为一体。也正是出于这些原因,苏联领导人对待犹太民族的看法向来是出自一种确定的民族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民族的概念有四种含义:民族、从民族集团意义上说的民族、从民族社会意义上说的民族和没有完全形成民族的小的民族集团。列宁和斯大林一直宣称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因为他们没有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经济生活这些基本特征。不过列宁和斯大林都承认犹太人“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起源和民族特征的某些残余”,“有共同的血统和共同的民族性”。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苏联犹太人就很难作为一个完整、统一的民族被接纳,那么其民族区域自治就难以成为名符其实之事。

第四,当时形势下的一些具体现实也是导致“流产”的直接或间接的原因。其一,三十年代初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展开,工业化建设蓬勃发展,需要大量的有文化的和熟练的簿记员、管理员、商业工作者、官员、宣传工作者、工程师、教员和熟练工人,犹太人比其他民族更快地适应了这一需要;他们大量流向城市和新工业区成为苏联的管理、技术机构和政治、文化部门的主要成份。三十年代,犹太人虽然只占苏联人口的2%,但却占文化机关的工作人员总数的16%、占学生总数的14%和科学家总数的13%。<sup>⑨</sup>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移殖区失去了它的吸引力,犹太人重新向城市聚集。据1959年统计资料表明,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敖德萨和哈尔科夫五个城市中,犹太人分别为250000、168641、153466、100000和75000人。莫斯科每25人中有1个犹太人,而敖德萨犹太人占全市人口的比例高达15%。<sup>⑩</sup>其二,三十年代中叶,苏境内普遍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把犹太自治州也毫

不例外地推向社会主义公有制道路,这使欧美犹太人原先所抱的“复国”希望变为泡影,国外大笔捐款日趋减少,代之而来的是“比罗比詹毕竟不是圣地,阿穆尔河毕竟不是约旦河”的哀叹之声。其三,这期间在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的大清洗运动,使苏联领导机构中许多犹太人蒙受不白之冤,专门从事犹太事务工作的“犹太组”被取消,“犹太组”的领导人和文化界的犹太作家成了大清洗的牺牲者。虽然这场政治大清洗并非“排犹”,这些犹太血统的领导者与作家被清洗,也不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但是,大清洗确实使苏联境内犹太人对建设“犹太自治州”的愿望更趋冷漠。

综观苏联三十年代前后发生的犹太民族区域自治运动,来去匆匆是其发展过程中的特点;而开了花只结不成熟之果是其结局上的特点。由轰轰烈烈的犹太人移殖运动发展而来的建立“犹太自治州”的宏大计划之所以流产,这与苏联犹太民族复杂的内部构成、不稳定的历史条件、首尾不能一贯的民族政策以及不统一的思想理论密切相关。在苏联,至今还流传一个关于犹太人的笑话,问:“犹太自治州”的真相如何?答:啊,它既不是“犹太人”的,也不是“自治的”,不过倒是个“州”,这就是真相。据苏联有关资料表明,1951年在比罗比詹的犹太人是14269人,占该州总人口的8.8%,而这个人口数仅占苏联当时犹太人总数的0.5%。<sup>①</sup>这两个百分比足以说明,“犹太自治州”是有其名而无其实。

#### 注 释

①、②、③、④、⑤、⑥《苏联主要民族手册》(美)泽夫·卡茨主编,第498页、496页、516页、497页、495页、510页。

③、⑥《东方杂志》,第28卷第18号,第74页、75页。

④《东方杂志》,第32卷第15号,第75—77页。

⑤《东方杂志》,第25卷第11号,第5页。

⑦《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99页。